

# 郭沫若书法艺术探析

唐进<sup>1</sup>, 龙鸿<sup>2</sup>

(1. 重庆大学 校长办公室, 重庆 400030; 2. 重庆大学 人文艺术学院, 重庆 400030)

**摘要:**郭沫若是中国20世纪文化艺术发展史上的杰出代表人物。其书法艺术卓尔不群,富有强烈的精神内蕴和时代特色,碑、帖有机相融,形成特色独立的郭体。郭沫若于书法艺术世界的建构留下宝贵的遗产,他的书法成就也足以彪炳后人。

**关键词:**郭沫若; 书法艺术; 成就; 形成原因

**中图分类号:**J2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4)04-0086-03

## Analysis of Guo Moruo's Calligraphy Art

TANG Jin<sup>1</sup>, LONG Hong<sup>2</sup>

(1. President Office,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0, China;

2.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Art,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0, China)

**Abstract:** Guo Moruo had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China's cultural and artistic phylogeny in 20th century. Guo's calligraphy art was extraordinarily excellent exhibiting strong spiritual connotations and the Zeitgeist, forming a unique Guo's style. However, it should be realized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lligraphy art construction, Guo was still away from becoming a real master of calligraphy.

**Key words:** Guo Moruo; calligraphy art; achievement; forming reasons

郭沫若(1892-1978),原名开贞,字鼎堂,四川乐山人。著名作家、诗人、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剧作家、社会活动家以及书法家。他对发展新中国的科学、文化艺术教育事业做出了极为重大的贡献。单就书法而言,郭沫若所达到的崇高不凡的艺术境界,绝非一般人所能相比。小时,“人家塾读书”,他曾下过较深的童子功。“书法植基颜真卿”,几乎神形毕肖。为了练就强健的笔力,他“在悬肘用笔上下过一番工夫”。并不专事于楷,在规模初具后,便溢而为行草,学苏、米进而上溯至魏晋“二王”诸家,颇生风流、萧随意趣。“习字不喜什么王状元的《文昌帝君阴骘文》和董其昌的正楷。”《郭沫若少年诗稿》中刊载的《邨(书中作“柳”,错,“邨”乃“村”之异体)居即景》和《夜泊嘉州》诗稿墨迹,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其个性初具、意气风发的书法面貌:点画浑厚圆劲,结字宽博大度,欹侧取势,气象宏达,既具“二王”之清雅韵致,又具颜鲁公之浑穆风神。郭沫

若说:“诗之生命是一个活鲜鲜的产物”。又说:“诗是表情的文字,真情流露的文字自然是诗……旧诗是随情绪之流露而加以雕琢,打个譬比好象画画”。他的诗,就是他关于诗的理论的实践结果,“敢矜诗律斗铿锵”。诗、书不分家,情理实相通,故其书又何尝不是如其诗一般,已经开始表现出“雕琢”而不着“雕琢”的痕迹,是“活鲜鲜”的生命的昭示!

郭沫若的求学和人生经历是异常复杂的。他属于早慧者,四岁半便开始在家“绥山馆”发蒙,漫游“书田浩海”。1905年秋,以优异成绩考入嘉定高等小学堂。过两年,又入嘉定府中学堂。1910年升入成都高等学堂学习。随着时局的变化,视野的逐渐开阔,强烈的革命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占据了他整个心灵。后来,他东渡日本,探求救国救民的济世良方。“五、四”运动后与郁达夫、成仿吾等创立“创造社”;倡导文学革命;并积极参加北伐战争、抗日救亡运动……人生道路的坎坷曲折,社会阅历的不断丰富,思想情感愈加浪漫驰骋,“寓之于书”,大大强化和深化了其书法艺术的精神内蕴。

总观郭沫若书艺演进变化历程,大概有过三次大的转折。少自颜而入,从谨严有度、楷法初具到溢而为行草,舒放自如,风流倜傥。此其一。书家黄苗子说:“后来在天官府郭老家,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长形镜框里,挂着郭老为于立群同志以小字书写的《胡笳十八拍》,用笔由方变圆,很象苏轼和米芾那种北宋风格,虽是楷书,笔调却十分豪纵自由,略带行书的味道。可见郭老在中年时代,书法又是一变”。沈鹏先生也认为:“郭沫若对米字用功颇深。”“米芾书法艺术中还有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可供发挥,郭沫若的行书就受过米芾的影响,也许不是偶然的吧!”(沈鹏.米芾的书法艺术.1992)此其二。再后来,他醉心于甲骨文、石鼓文、诅楚文乃至秦汉诸刻石的考释研究,以学养书,博采众长,碑帖互掺,自出机杼,气慨豪迈,终使他自成一派,人誉之为“郭体”。此其三。《咏泰安六朝松》、《蜀道奇》、《海南岛西路纪行·东方县途中口占》等当是此期的典型代表。实事求是地讲,这种格局一经形成,便深刻地左右着郭沫若以后的翰墨生涯,直至生命终结。

## 二

郭沫若于书法传统的把握应该说是较为深湛的。他利用十分有限的时间阅读、赏鉴并临习了大量的古代碑帖。帖学与碑学并重互掺,帖学为体,碑学为用,有机相融,形成了特色独立的郭体。马啸说:“现代史上,除郭氏以外,另一位将碑体与草书结合得比较成功的大家是于右任”。将郭氏与于氏相提并论,可谓人木之语、见血之评。郭氏与于氏比较,郭氏于此尚有超越于氏之处,因为郭氏来得更为痛快,也就更为自然,心中之激情逸气,尽现于点画营构中,讲求错落,倍显潇洒风姿。难怪,沈尹默有诗赞之:“郭公余事书千纸,虎卧龙腾自有神。意造妙掺无法法,东坡元是解书人”。

“法”字在郭氏心中,既有之,亦无之。他对唐·孙过庭《书谱》的理解十分深透。不仅重文,更重其书,《书谱》笔法、字法等烂熟于胸,笔下自然流露出《书谱》的隽永气息。但若细究之,郭氏铸冶而成的艺术语言实与《书谱》又有较大的不同,谨守法度并非死守法度,郭书来得更为酣畅生动,似大江东去,波翻浪涌,雄劲豪放。更多地善用中、侧锋的结合运用,提按顿挫,使线条的张力弥增,既合乎情理,又出人意料,既有继承,亦有超越,具有现代美术之较为强烈的形式意味。陈代星的评语可以说是十分的客

观:“虽然他书法只是余暇为之,但由于他学识宏厚深远,书法博学约取,兼收并蓄,笼万端于笔下,化古人为己法。其书法以行草为工,具有龙腾虎跃的景象,奇拔豪达、刚劲雄浑的阳刚风骨。笔走龙蛇,郁勃奋张;气势磅礴,气象峥嵘,给人向上、竞争、勇往直前的鼓舞”。这正是中华民族顽强坚贞、不屈不挠精神气节的昭示,这正是“郭体”在当代书坛所表现出的特殊美学意义!

“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矣”。神采飞扬、天矫凌空的郭沫若书法蕴含着相当宏富的美的内核,足以使人迷醉或振奋。这是他学者与艺术家双重身份促成的结果。书法艺术崇尚清雅,鄙弃浊俗,郭体正是清雅刚正的典型代表。学者的睿智与修养,纯化了郭书,使之具有浓郁的书卷气息;艺术家的激情与胆识,又常常超越法度的束缚,使郭体别具新意和感人的力量。“民(国)廿六年十月,沫若自赞:这便是我,出一刹那,艺术之力,千古不磨”。这真是夫子自道,书艺昭然!其书艺的创造,是何其迅捷,那是真正的灵感闪现的火花!如此一来,工拙不计,自然也便无须雕琢打磨了。

郭沫若为我们留下了宏篇巨制般的书学论文,如《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等,“皆有创见”,尤其是由他发起的《兰亭序》真伪辩,震动了中外书坛,推动了书学研究的发展,被朱仁夫称为“现代书法史区别于古代书法史的非常事件”。所有这些,应是其取得卓越书艺的坚实理论基础。

古诗云:“连林人不知,独树众乃奇”。“有人评论郭的书法,说他体态峥嵘,使人感到‘称不俗、险不怪、老不枯、阔不肥’”,郭沫若以一位才气横溢的学者身份,创造了既有雄强阳刚的雄浑美,又有飘逸倜傥的潇洒美;既有劲健险奇的豪放美,又有折戟利落的爽利美;既有狂放不羁的粗率美,又有清丽动人的儒雅美的艺术风格,可谓众美融铸,超然物外。“书贵入神,而神有我神他神之别,入他神者,我化为古人也;入我神者,古化为我也”。显然,郭体已是深具我神的艺术杰作。

由郭平英(郭沫若之子)主编的《郭沫若题画诗存》业已出版,收录了郭沫若“题画作品约计200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诗存》一书如全景电影般地向我们展示了郭沫若书法演变的历史,前后长达50余年,弥足珍贵,为我们学习、研究郭体书法艺术提供了极为难得之精品材料,恰如郭平英所谓:“父亲

谙熟书法艺术,款式自出机杼,所以这些题画诗在他的旧体诗创作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同时也是父亲书法成就中气韵生动、多姿多彩的典型代表”。

如今,全国各地名胜古迹、殿堂庙祠、碑林镌刻、学府匾额、书报刊名、各类卷轴,有郭沫若大量的赋诗、撰联和题字,“北起通都大邑,南至天涯海角,东临名湖大厦,西及崇山峻岭”。(陈懋章.郭沫若书法艺术评说)她们正散发出异常浓烈的馨香,闪烁着无比灿烂的光芒!

### 三

在现当代历史上享有盛名的郭沫若,其书艺曾一度被人们所钟爱、钦仰、学习和借鉴;文革结束后,在书法迈入第一个十年热潮时,却又被人们所冷落。有例为证:《近代书苑撷英》(陈祖范.浙江美院出版社),从于右任到沙孟海,评介书家80位,其中采有袁克文,还有大汉奸郑孝胥等,偏偏就无郭沫若!《当代书法篆刻家辞典》(卢国俊.浙江文艺出版社)所列中国近现代书法篆刻家若干,就是没有郭沫若!《中国书法大辞典》(梁披云.香港书谱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所列近代书家300人中,仍然没有郭沫若!这是偶然的疏漏吗?不能不让人深思。直到《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刘正成.大地出版社)出,才终于见到“郭沫若”三个闪光的大字!惜所收墨迹仍太少,难以真正体现一代文豪的翰墨风采。可见,直面现实,正视郭沫若构筑的书艺世界,已是一个不容忽视和回避的严峻课题。既无须拔高,也不能贬低,还其本应列居其所达到的艺术境界的真实面目,是我们应该采取的辩证科学的态度。

也许郭沫若的书法造诣并非登峰造极,但郭沫若给我们留下的宏富的书法遗产,让我们亢奋不已。因为,这位文学巨匠在书法领域能自成一家,也足以彪炳青史。固然,郭沫若的书法造诣并无文学造诣那么显赫,乃客观和主观环境使然。

第一,精力分散,身份使然。因为郭沫若首先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学术是他的第一生命。他兴趣非常广泛,涉猎面极为宽阔。难怪有人如此断言:“倘若郭沫若专注于一事,他必将成为该领域中最伟大的人物!”书法不过是其余事而已,求之不精,书法艺术语言离精纯尚存一些距离,未能达到绝佳境界,自然是情理中事。

第二,学者与艺术家双重身份角色的矛盾冲突,即促成了他有别于众的书艺风貌——学问在胸,深谙书道,任意挥洒,皆有趣趣;同时,渊博精湛的学问又深深地影响着他艺术才情的至大程度的发挥,学者的严密的逻辑性阻碍着他艺术家性灵的充分自由的展露,笔墨挥洒中因功底的略欠深厚而难以超越“障碍”,限制了他艺术思想的纵横驰骋,始终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游刃有余、随心所欲乃至超凡脱俗。

第三,并非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影响着他艺术天地的拓展。他一直没有丢掉写字实用的目的。譬如他1941年为于立群书写的《唐·司空图诗品》墨迹便与《石鼓文研究》和《诅楚文考释》等文稿手迹没有太多的差别,这实际上就是基于实用目的的“抄写”,《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显然将艺术成分压低到了最小程度。这从郭沫若1962年为《人民教育》杂志题辞可以清楚地体察到:“培养中小学生写好字,不一定都成为书法家,总要把字写得合乎规格,比较端正、干净、容易认。这样养成习惯有好处,能够使人细心,容易集中意志,善于体贴人。草草了事,粗枝大叶,独行专断,是容易误事的。练习写字可以逐渐免除这些毛病。但要成为书家,那是另有一套专门的练习步骤的,不必作为中小学生的普遍要求”,虽说是对下一代的深切关怀,就是对当下的各级各类学校的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亦有深远的指导意义,但这也反映出了郭沫若本人书法艺术思想的局限。他毕竟是从旧时代走过来的文人,尽管曾经广泛接受过西方美学的熏陶,却无法真正具备全新的现代美学意识,其所创造的书艺境界,也便存有局限。当然,这实在也是我们无法苛求郭沫若的!——或许,郭沫若本就无心去做一个什么杰出书法艺术家。

#### 参考文献:

- [1]史永元.郭沫若书法艺术[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
- [2]刘熙载.艺概·书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4]郭沫若.兰亭序真伪考[J].中国社会科学,1980,(4):200-203.
- [5]朱仁夫.古代书法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 [6]刘正成.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M].北京:大地出版社,1989.